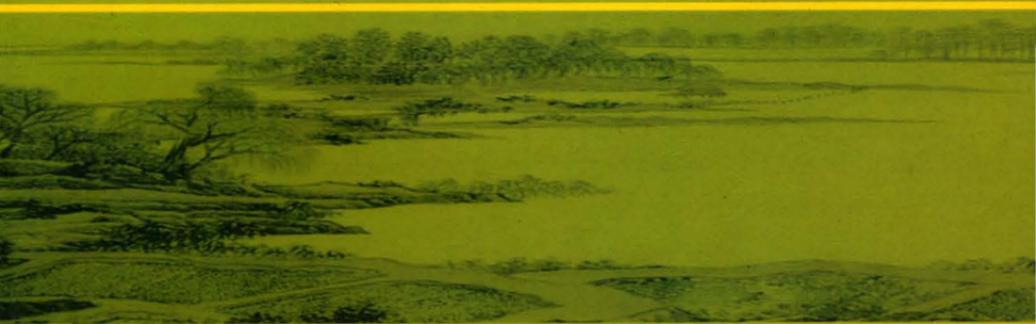




安乡水利史话



中共安乡县委党史办编



方志出版社

安乡水利史话

中共安乡县委党史办 编

方志出版社

安乡水利史话

编辑 中共安乡县委党史办

出版者 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12层)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fzph.org>

印刷 湖南省娄底湘中地质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2千字

印数 1500册

版次 2008年9月出版

印次 2008年9月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38-4870-2

定价:52.00元

《安乡水利史话》编委会

顾 问	钦时中	王先蒙	石玉林	余 斌
主 任	陈彰波			
副主任	廖可元	欧阳忆清	魏邦发	
编 写	李秋安	熊兴炎	周敬祺	周仲元
	湛 钢	戴道君		
制 图	文谟诰			
审 稿	杨 杰	汤海渔	李涛白	宋士俊
	李承武	尹绍安	陈正明	毕人玉
	朱瑞鳌	何成朗	罗致远	周裕熊
	姚纯国	熊士辉	罗志宏	葛声才
	何立山	汪业新	张献安	胡柏文
	唐西华	丁雁觅	刘文祥	肖志芳
	罗承武	刘洪流		

序

钦时中

唐宋以来，安乡即以“水乡泽国”名传于世。河网密布，湖泊星罗，丰富的水资源养肥了这方土地，使之成为“鱼米之乡”。但水亦如两面刃，安澜则利于人，泛滥则害于人。中华儿女自禹继父业以来，治水图存，经世不息。明嘉靖万历年间，安乡开始修筑堤垸，至清宣统元年，累修大小堤垸437个，端立黄山大顶，极目展望，真是“堤垸如鳞，弥望无际”。民国时期，恢复溃垸、挽修新垸、合并小垸三管齐下，将508个赋税小垸建成31个防洪大垸。由于处在“洪水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入汛早，汛期长，洪峰密，水位高，加上堤线长、堤身弱，家园屡遭水毁之灾。据史籍记载，新中国建立前，安乡共发生“堤垸溃决殆尽”、“浮尸逐波”、“县几不县”等毁灭性水灾190多次。“北水涨，南水堵，西水一来就喝粥”，安乡人民世代代处于“水深”之中。

新中国建立后，安乡的水利建设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58年来，在国家的支持下，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紧紧抓住“水利”这个命脉，以坚不可摧的意志、改天换地的雄心、自力更生的精神，坚持不懈地进行水利建设。堵支并流，疏理水系混流；扩建防洪大圈，缩短临洪大堤；

加速堤防达标建设,提高抗洪御险能力;进行蓄洪工程建设,提高安全保障系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建造稳产高产农田;进行排灌工程建设,夯实旱涝保收基础。如今的安乡,可以说已成为坑保安全、家保安居、人保安康之邦。《安乡水利史话》秉持求实求真、客观公正的原则,以朴实、生动的文字和珍贵的图像,真实地述录了安乡水利建设的历程和所取得的宏伟业绩。

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农民新的家园,对于水患未却、威胁仍重的安乡来说,务必回首过去,总结经验,放眼未来,科学规划,继续大力加强水利建设。只有创造出“任凭洪水袭来,确保一县平安”的物质基础,才能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重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生在安乡,长在安乡,服务安乡数十年,对安乡人民遭受水害的痛苦很是清楚,对安乡水利建设的历史和新中国建立后水利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十分了解,对安乡水利建设的未来心存殷切的希望。我坚信:千秋禹业,必将在家乡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手中创造出新的辉煌。

是为序。

(作者为常德市政府原巡视员、常务副市长)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水乡泽国	(3)
水乡泽国的形成	(3)
水乡泽国的演变	(15)
第二章 防洪工程建设	(21)
堤垸修筑	(21)
堵支并流	(41)
洪道治理	(47)
堤防工程建设	(63)
蓄洪安全建设	(79)
防洪大圈现状	(85)
重点工程建设	(94)
第三章 排灌工程建设	(105)
机械排灌工程建设	(106)
电力排灌工程建设	(109)
第四章 园田化建设	(126)
园田化建设的缘起	(126)
园田化建设的历程	(131)
园田化建设的经验	(144)
园田化建设的作用	(161)

第五章 重大水利工程	(170)
荆江分洪工程	(170)
松澧分流工程	(176)
西水东调工程	(182)
第六章 防汛抢险	(187)
洪害特征	(187)
防汛抢险准备	(189)
抗洪抢险典例	(195)
防汛抢险经验	(261)
溃垸教训	(266)
尾 声	(269)
水利建设已取得的成就	(269)
水利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270)
对未来水利建设的探讨	(273)

引 言

洞庭湖，湖南的母亲湖。

安乡，耀如明珠，镶嵌在西洞庭之滨，纳长江之波，接澧水之澜，送入洞庭，“水乡泽国”名垂史册。虽经沧桑巨变，但至20世纪40年代末，尚有35条河流纵横交错，121个湖泊星罗棋布，水韵之浓，笔墨难书。

洞庭天下水，可载舟亦能覆舟。丰富的水资源，为安乡人民缔造幸福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过盛之时的滥溢，也给安乡人民造成过难以诉说的苦难。唐宋以来，安乡优于水也忧于水，益于水也苦于水。安乡人民在“甜水”中养育心性，在“苦水”中磨砺坚挺。治水害，兴水利，经世累代，何曾间息？明代，始修堤垸，“无堤故无命也”之叹喟，警醒当朝与后世。清代，大兴堤垸修筑，如鳞堤垸遍布四野，尤重堤防建设，以强御水能力，视堤防失修为“有垸如无垸也”。民国时期，修整结合，将508个鱼鳞小垸整合成31个防洪圈，同时进行水系整理，治水方略由被动防御转向积极治理，水利建设开始向除水害与兴水利两翼发展。但安乡水利建的全面开拓，岁糜不阙，取得宏伟业绩，则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1949年7月30日安乡解放，8月10日安乡县人民政府成立，8月17日中国共产党安乡县委员会成立。县委、县政府把缓解人民的水患之苦作为建设新安乡的重要政事，在百废待兴、极其

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奋战一个冬春,修复溃垸8个,整合堤垸3个,迈出了新的社会制度下安乡水利建设坚实的第一步。自此,安乡的水利建设与时俱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合小垸为大垸,防洪大圈建成;建设达标堤防,大堤胜似卧龙;堵支并流,混流得到改变;整治洪道,泄流状况改善;兴建排涝抗旱工程,有效灌溉面积达到百分之百;进行园田化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基本建成;组织抗洪抢险,溃垸灾害发生频率锐减;参与区域性水利工程建设,贡献载入史册。可以这样说,新中国建立后,安乡的水利建设写出了前人没有写出的文字,画出了前人没有画出的图画。

水利是安乡的命脉,治水兴县,成果丰硕。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对比所显示的巨大变化证实,这不是一句空话、大话。2006年,全县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219.7倍(下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90.5倍,粮食总产量增长2.3倍,棉花总产量增长51.1倍,油料总产量增长303.3倍,水产品总产量增长79.4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331.6倍,农民纯收入比1956年增长40.4倍,居民年末储蓄余额比1952年增长23346.6倍。今天的安乡,虽未完全解除水害的威胁,但安乡人民已从深重的水害苦难中解脱出来,用“安居乐业”来形容人民的生活状况,应当说没有过分之嫌。

实践出真知。安乡人民在长期的治水过程中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水利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有益于安乡今后的水利建设,也有利于洞庭湖区的水利建设,是宝贵的社会财富,不应该沉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安乡水利史话》试图将这些经验和人们创造这些经验的事迹如实载录下来,奉献给历史时代和创造历史的人们。

第一章 水乡泽国

“水乡泽国”，是史籍对安乡的一种形象描绘，也是对安乡的一个定性称谓。大凡讲到安乡，总少不了用“河港交织如网，湖泊星罗棋布”、“洪水走廊”、“渍水桶子”这样一类词句来名状。当然，不用置疑这种形象描绘的逼真性，也不用置疑这个定性称谓的精准性。千百年来，水之状，确实是安乡之状，水之魂，确实是安乡之魂；水安流，则家园平安，水泛滥，则人民遭难。千真万确，安乡优于水，也忧于水，益于水也苦于水。如果没有极其丰富的水资源，安乡就不可能成为历史上的“鱼米之乡”，更不可能成为现实中的全国商品粮、商品棉、商品油生产基地县和洞庭湖区商品鱼生产基地县与全国棉花生产百强县及淡水珍珠养殖百强县。但水既是生命之源，也是生命之剑，祸福总相倚。正因为水多，才会泛滥成灾。也正因为“水患频仍”，安乡才会于忧患之中修筑堤垸，世世代代，经久不息，形成今天这种别具一格的堤垸型地貌，才会创造出变水害为水利的宏伟业绩，才会积累起可书可鉴的治水经验。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就不用编写这个水利史话了，更不会以“水乡泽国”作其开篇。

水乡泽国的形成

安乡这方“水乡泽国”之地是怎样形成的？有这样两种说

第二章 防洪工程建设

堤垸修筑

自唐宋时期水乡泽国形成之后,域内洪水为害逐渐加剧,民众苦水之情随之加重。特别是“四口”形成之后,长江泄洪大量南倾,安乡成为“洪水走廊”,水患频发,夺人命,毁家园,灾难深重,苦不堪言。迫于生计,安乡人民不得不修筑堤垸,以保家园。但堤垸修筑始于何朝何代,很难详考。据清康熙年间所修县志的记载,明万历初年修筑了32民垸。清代为堤垸修筑的鼎盛时期,宣统三年(1911)全县有大小堤垸314个。民国时期,一方面围修小垸,一方面合小垸为大垸,1936年全县有鱼鳞小垸508个,真是“堤垸如鳞,弥望天际”。至1949年,诸多小垸合并为31个防洪圈,堤垸型地貌基本形成。

上述历史时期所修的堤垸,按修筑主体来分,有官修堤垸和民修堤垸两大类型。官修堤垸为官府出资修筑,谓“官垸”;民修堤垸为民力挽修,谓“民垸”或“私垸”。相对而言,官垸大而牢,御洪能力较强,民垸则小而弱,御洪能力较小。但若遇特大洪水,无论民垸、官垸,极少不被淹没,形成汪洋。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堤垸型地貌已基本形成,极少有可挽垸垦殖的荒滩荒洲,堤垸修筑的重点转移到修复溃垸、整合小垸、扩大防洪圈上来。将31个防洪圈依次整合为23个、22个、9个、7个、6个、5个防

第三章 排灌工程建设

自清代中期形成堤垸型地貌之后,堤垸就成为安乡人民生产生活的家园。这个家园有保无保,生命财产安全与否,一般情况下取决于堤防的修筑,正如始修堤垸命官所言,“无堤故无命也”。同时,我们也应该而且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洪流所挟带的大量泥沙在过境途中不断沉落,河床随之淤高。澧水洪道1958~1978年间河床各级段平均淤高1.49米,石龟山河段最低高程,1968年22.34米,1978年25.97米,10年淤高3.63米,上游的七里湖湖底高程,1952年27.7米,1983年32.2米,31年间淤高4.5米;松滋中支(自治局河)张九台主河槽高程,1957年24米,1977年25.42米,1989年26米,32年间淤高2米,其边滩则淤高4米以上;虎渡河支流书院洲河河床高程,1949年23~25米,1978年32米,30年间淤高9~7米;藕池河西支当官河当官河段河床高程,1954年26米,1986年32米,32年淤高6米。河床的严重淤高,形成了“垸老田低”、“河悬地上”的奇特状况。于是,造成这样的恶果:汛期遇雨,垸内渍水难于外排,多遭受渍灾;汛期来迟,又久晴不雨,河湖水枯,垸内又免不了遭受旱灾。这两种灾害常给人民造成“水深火热”的痛苦,尤以渍灾为重。因此,人民在不断加强堤防建设、构筑稳固家园的同时,也进行抗旱涝灾害的垸内水利建设。但民国以前存留的资料极少,民国时期也只存留为数不多的湖港渍堤的修筑资料,难以综合成章。因此,本章仅

第四章 园田化建设

园田化建设是安乡人民所进行的一场重大的“生产斗争”。这场“斗争”之初,主要是开挖渠道、平整土地,尔后,同时修筑道路、植树造林,旨在改变落后的生产条件,促进“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的发展,“挖掉穷根栽福根”,改善人居条件,“建设新安乡”。这场“斗争”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兴于60年代中期,70年代结束,前前后后经历了十多年。而“全面规划、全党动员、全民参与、全面改造、全面建设”,则在1969年至1975年之间。七年“改天换地”,社社队队“旧貌换新颜”,写下了安乡水利建设史上的光辉一页、安乡农业发展史上的光辉一页,同时也奠定了安乡新农村建设的基石。

安乡的园田化建设是怎样兴起的?走过了怎样的历程,经历了哪些艰辛?园田化建设有何经验教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就是本段史话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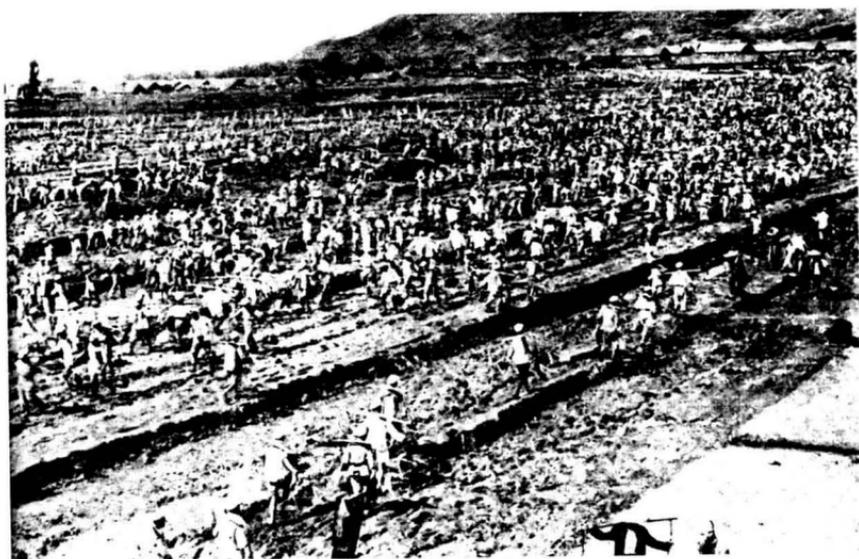
园田化建设的缘起

大千世界,每一事物的发生都有它特定的起因。正如俗话说的那样,“有风必有浪,无风不起浪”。无论是茶余饭后的漫话历史,无论是一本正经的编史修志,总要上溯事物的发端,弄清楚、讲明白事物的本源。安乡园田化建设兴起的具体原因

第五章 重大水利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

荆江分洪是长江中游险段荆江的一项以调蓄泄洪为主的治理工程。荆江是长江中游湖北枝江县至湖南城陵矶的一段。长江上游因河槽坡降极大,又无湖泊调洪,突破三峡后,洪水倾泻而下。至枝江,最大流量75000秒立方米;至沙市,最大流量57000秒立方米,而河槽的最大容量却只有41000秒立方米;至



建设工地

第六章 防汛抢险

安乡自挽修堤垸以来,每遇汛期高洪时,即面临堤决垸毁、人民无以安家立命的危险。为保家园,总要拼死拼命地抗洪抢险,可书之事,可歌之人当书不尽书、歌不尽歌。但所存旧志少有记载,无以详知。本章所记全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人和事、经验与教训。

洪 害 特 征

人称“洪水走廊”的安乡,洪害特征体现在这样五个方面。

第一个特征是:发生频率高,周期越来越短。据史籍和水文资料记载,公元618~2006年的1388年间,安乡有洪水年167年,平均8.31年一次。其中:荆江北岸堵口前(618~1524年),洪水年15个,平均60.4年一次;荆江北岸堵口后至调弦、太平、藕池、松滋四口南流形成前(1525~1873年),洪水年80个,平均4.36年一次;“四口”南流时期(1874~1958年),洪水年38个,平均2.24年一次;调弦口堵口后的“三口”南流时期(1959~2006年),洪水年31个,平均1.5年一次。新中国建立后的57年里,大水年25个,平均2.2年一次,特大洪水年9个,平均6.3年一次,进入80年代以后的26年间,大水年14个,平均1.8年一次,洪水周期缩短,洪水灾害发生频率越来越高。

尾 声

水利建设已取得的成就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安乡人民以治理河湖、调整水系、整治堤垸、建设防洪大圈、兴建排灌工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为主,大兴水利工程建设,1949~2006年累计投资10.2亿元,其中国家投资6.4亿元;投工2.73亿个,累计完成土(石)方5.1亿立方米,其中大堤建设1.824亿立方米。堤垸由建国前的31个合并为5个防洪大圈;堵支并流后,将35条主支河流调整为8条,总长度由494.6公里缩短到290.4公里;防洪大堤由734公里缩短到400公里,堤面宽度由3~4米增加到6~12米,堤顶高程由37~38米增高到40~43米,平均增高3~5米,堤身横断面土方由80~90立方米增大到350~550立方米;200座新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涵闸、涵管,替代了过去隐埋在堤身内的木、瓦、岩等公、私剝口。按照国家和省定标准,2个重点堤垸180公里防洪大堤,已达20年一遇防洪标准的3个蓄洪堤垸220公里防洪大堤,已达15年一遇防洪标准的有180公里,占总堤长的82%。洪水溃淹面积由50年代年平4.32万亩下降到80年代的年平0.07万亩;90年代因1998年特大洪水,溃淹面积有所回升,年平3.06万亩,但仍低于50年代。垸内水利建设也大为改观,建成电力排灌机埠315座,装机540台,容量60888.5千瓦,其中外排95座,装机